

《論語》情緣

侯軍

我與《論語》的相遇很有戲劇性：我開蒙讀書的年代，正是「封資修毒草」嚴加禁絕的時代，而《論語》自當列為「封字號」第一名，小孩子別說是讀了，見都無緣見到。偶爾在課堂上提及孔子，也統稱為「孔老二」，滿是貶損和輕蔑。我就是在那樣的文化氛圍裏，成長到中學階段。

正所謂激盪風雲中，反例攪動起沉澱的泥沙，我在上初中二年級時，趕上了一波席捲全國的「評法批儒」政治風潮。學校工宣隊決定在我們初二年級的語文課裏，加入一個「評法批儒」單元，而且指明要讓「小將上講台」，他們選中的這個「小將」，就是我。

天吶，讓我給自己的同學們講課？我一聽就蒙了。就在我滿頭霧水不知所措的時候，語文教學組長侯鴻松老師找到了我，他要具體幫助我「備課」了。

侯老師很有教學經驗，他先給我劃定一個教學範圍：「評法批儒」涉及面太廣了，不能面面俱到。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獨立的單元，集中攻關，一定能行。侯老師隨即把我帶到了學校圖書室，對我說，你現在是「小將上講台」的主講人，有資格從教師圖書室借書。這真是意想不到的「大福利」呀——在書荒年代能一步邁進書的海洋，那是何等快意何等幸福的事情啊！

第一次借書，當然是在侯老師的指點下。我先找了一本剛出版的《〈論語〉批註》，作者署名是「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九七〇級工農兵學員」，這當然是符合政治標準的範本了。侯老師認可了我的選擇，他從架子上取出一本《論語譯注》，悄悄地跟我耳語說：「你講語文課，不能不講字、詞、句；講《三字經》，

不能不講儒家和孔子；講孔子就不能不講《論語》。我看你選了本《〈論語〉批註》，這是對的。有了這本《批註》，就不會偏離「評法批儒」大方向了。可是，那本書的重點是批儒，批判的分量足夠了。不過，你若講解《論語》的字詞句，最權威的還是這本《論語譯注》。」我不等老師說完，就把書「搶」到手裏。這本《論語譯注》的作者叫楊伯峻。

依照侯老師的提示，我的「備課大綱」很快就寫出來了：以「大批判」開路，以「字詞句」收尾，時代背景省略，課堂練習以古文造句為主，而且不留作業……語文教研組對我的大綱很滿意，侯老師也很興奮，說「小將上講台」，就是不一樣啊。

兩個月的「單元課時」很快就結束了，我借的幾本書也須歸還了。可是，我對這兩本《論語》似乎產生了「感情」，還書時真有點依依不捨。好在北大那本是剛出版的新書，市面上很容易就買到了。可那本楊伯峻的《論語譯注》，彼時卻百尋不得。直到八十年代該書再版，我才買到。從此，這兩本褒貶分明的《論語》，成為我四十多年不離不棄的手邊書。

人與書的情感，時常是複雜矛盾無法言說的——我與《論語》結緣於貶毀，且在課堂上公開撻伐，實在是「大不敬」；然而，轉念一想，倘若沒有當年的「大批判課」，我又哪有機緣遇見《論語》、結識孔夫子呢？

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因少不更事而對孔夫子的不恭之舉，很快就引發了更自省的深刻反省。又因長期的反躬自省，竟使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選擇，無形中愈來愈偏向傳統文化。

不過，這本當年曾幫我「完成任務」的舊書，我至今依然珍藏着。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時，這本書曾被浸水，封面爛掉了，我給它重新配了書皮，還用針錐穿線，重新裝訂整齊。由此發軔，我的藏書系列中，也多了一個《論語》專項：舉凡有紀念意義的《論語》版本，見到就收。幾十年間，我的書架上，《論語》版本越聚越多，漸成大觀，譬如由山東曲阜出版的紅木盒線裝乾隆版重印本《論語》，我從濟寧的梁金河兄那裏「請」來了；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出版的線裝版《論語》，我是從衢州南宗奉祀官、孔子第七十五世孫孔祥楷老先生手裏接過來的；前幾年，我還從香港一家舊書店，淘得一本《註釋校正華英四書》，書頁已經殘破掉渣了，版權頁也沒有了，但內文完整無缺，這是我收藏的出品最早的中英文對照的《論語》版本；另一個中英對照本是孔府家酒出品的線裝插圖本，因配上了孔門七十二賢人的畫像，也算是別具一格了。此外，我還收藏了一個最小開本的《論語簡註》，是山東友誼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八開本的袖珍書，只有我的手掌心那麼大，適合旅行時翻閱。此外，還有中國書店《宋刊論語集說》（宋·蔡節編）影印本，我也從網上購得一套。而我家最值得炫耀的版本，當屬二〇〇六年全家湊錢購回的那套《官板四書》了。那是在甘肅天水市的古舊市場，我發現了一套保存很好的《官板四書》，一函函用木板捆裝，木板上刻着書名，褐底綠字，分外古雅。我一見就愛不釋手。妻女也圍過來觀賞，嘖嘖稱是。可是，賣家的出價卻令我們倒吸一口涼氣。一家三口躲到一邊兒商議，皆認定這套書碰到不易，機不可失。於是三人各掏錢包，只夠回程旅費，硬是湊足了索價，將這套儒家經典搬回了深圳。

於是，這套「同治十年夏月重雕」的《官板四書》就成了我家的「鎮宅之寶」。後來又從深圳移置北京。女兒讀研時，曾跟一群小夥伴自發組織了一個「讀書會」，《論語》自然是必讀書目。那日，主講者請各位學子自報所讀《論語》是哪個版本，輪到女兒了，她細語輕言一句：「我讀的是《官板四書》。」頓時引來滿屋小書友的羨慕和讚嘆。



▲（左上）北京大學工農兵學員註釋版《〈論語〉批註》；（右上）楊伯峻譯註《論語譯注》；（左下）《官板四書》；（右下）中英對照版《註釋校正華英四書》。作者供圖

印第安老奶奶



域外漫筆 郭曉懿

春季，一個夜晚，夜有些涼。吃完火鍋，出門等車，抬頭看到天上幾顆星閃閃爍爍。突然在想，自己有多久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，抬起頭仰望星空。車很快到了，一輛黑色的小轎車，開車的是一位老奶奶。我上車和她聊起了今晚的星空，她說，要是到了郊區，沒有燈，沒有光污染，在那裏，抬頭望去，滿夜的星空。我們閒聊了一陣，聊到她是美國人嗎。她說，我是美國人中的美國人，因為我是美國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。她怕我誤會，趕忙補充，不是印度那個Indian，是美國這邊的Indian。我說，我知道的，歷史上在美洲長期生活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的美國原住民。

她聽了很高興，興奮地說：對，沒錯，沒想到我會了解印第安人。她和我說，自己和祖母的名字都是西班牙語，因為西班牙是美國的早期殖民者。她自己還查過，當年部落的名字是Tonkawa，原本是在德州的部落，不過在傑克森總統時期，被強制遷移到了新的印第安領地，也就是現在的俄克拉荷馬地區。她說這段歷史，涉及到一段原住民搬遷的血淚史，名叫Trail of Tears，血淚之路。顧名思義，就是政府強迫原住民搬離家園，長途跋涉，重新駐紮。遷移過程徒步上千公里，天氣寒冷，缺食物，又有疾病爆發，不斷有人死去，所以史稱血淚之路。當然，這說法可能不夠準確，Tonkawa不屬於血淚之路搬遷的五大部落之一，應該是在那段歷史時期之後，因為衝突和戰爭等原因搬遷過去的，不過他們自己部落的官網，還是用帶引號的「Trail of Tears」來形容這段搬遷歷史。

她說，自己的祖先是跟着野生動物Buffalo過着半游牧的生活，以狩獵動物為生，動物走到哪裏，他們部落就跟到哪裏。我第一次聽說這樣的生活方式，既不是純粹的游牧民族，因為不養牲畜，但更不是農耕民族，而是跟隨野生動物遷徙的生活方式。其實，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下，跟隨動物遷徙，不失為一種獲取穩定生活物資的方式。現在看來，這個跟隨策略還是挺有道理的。

下車的時候她和我說了好幾次他們部落的名字，讓我記得回去查查。歷史變遷，她早已不在原住民的部落之中，但是希望我有機會去看看他們的歷史。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「自富陽至桐廬，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」——一千五百年前，吳均筆下的富春江是這樣的；「重重似畫，曲曲如屏……遠山長，雲山亂，曉山青」——九百多年前，東坡筆下的富春山是這樣的。此時的江南仲春，山水清寧，筆墨浸染，煙火千年。富春群山之間，竹林環抱中一方廣場，淺潭曲橋，野草野花修剪成帶，「黃公望紀念館」依山面水而建。

七百餘年前，畫壇「元四家」之首的黃公望歷經仕途坎坷，晚年歸隱富春江畔，朝看晨霧漫山，暮賞落日臨江。凝望間，山非山，江非江，「千古興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時登覽」，人與景物靈犀相遇，結成一首詩、一幅畫。

七十九歲時，黃公望開始創作《富春山居圖》，主體創作四年，加之打磨潤色，前後七年方才定稿。畫卷開篇平遠疏朗，愈往後愈峰巒疊出、氣韻奔湧，疏淡簡遠、煙嵐蒼茫，恰似一位八旬老者，在紙上從容走完了最遼闊的一程。畫作完成後，黃公望題跋「此卷於至正十年（一三五〇）秋初告竣」，並贈予弟鄭樗（號「無用師」）。

這幅被後世尊為山水界「畫中之蘭亭」的傳世古畫，自元代後真跡一度銷聲匿跡百餘年，直至明成化年間才重現於世，其經歷遠比畫中山水更加跌宕曲折。輾轉傳至清初，藏家吳洪裕鍾愛至極，臨終欲焚畫隨葬，倉促間被人搶救，卻從中斷裂，一分为二。前段景致凝練，世稱《剩山圖》；後段格局恢弘，即為主體《無用師卷》。此後兩卷別屬，各自飄零。

世事滄桑中，《剩山圖》留存浙江省博物館；《無用師卷》藏台北故宮。一卷佳構，山河兩分，隔海相望。

二〇〇一年六月，海峽兩岸經多方溝通，

富春江探古

促成《剩山圖》從大陸赴台，與《無用師卷》首次同櫃並陳，兩段殘卷分隔三百六十多年終得「團圓」合璧。火燒殘痕隱隱相對，斷聯數百年的山巒流水彼此銜接，峰巒起伏、江天浩渺，筆墨氣息一脈貫通，如見故人握手，山河重圓。展出兩月，觀者逾八十一萬人次，打破台北故宮書畫展紀錄。

台北合璧展之後，香港接續推出古畫合卷仿真特展。以精工復刻的完整畫卷，讓香江民眾一睹千古名作全貌。一卷富春山水，串聯起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同源文脈。

駐足紀念館前，見館名落款為「選堂」，果然出自國學泰斗饒宗頤之手。饒公畢生偏愛富春山水與黃公望筆墨，多次臨摹古畫、考證畫作源流，專程赴杭州觀摩《剩山圖》真跡。紀念館竣工時，剛剛出任西泠印社社長的饒公，受邀題匾。

一軸富春長卷，落筆江南、折於亂世、圓於當今；跨越山海時光，見證一脈不絕的華夏文脈。

搭乘電瓶車深入山林，八分鐘穿行於連綿竹海，新綠疊舊青，鳥鳴複鳥鳴。公望歸隱處，吾輩也心有所鍾啊！

驅車四十分鐘抵龍門古鎮。東漢名士嚴子陵遊歷至此，見山峻水清、格局獨特，借用典籍中呂梁龍門的天下奇勝作比，讚嘆「此地山清水秀，勝似呂梁龍門」，古鎮因此得名。據《三國志》載：「孫權，字仲謀，吳郡富春人也。」三國時期，這片土地是東吳的龍興根基與江防要塞。龍門古鎮並非孫權出生地，北宋時其第二十七世孫遷居到

此，繁衍生息，成為全國最大的孫權後裔聚居地，如今古鎮七千多人中逾百分之九十居民為孫氏後裔，有「龍門孫氏，浙東望族，富春之嫡派」的說法。鎮中有孫氏宗祠，古鎮全域免費遊，只有這祠堂等一兩處需單獨買票。雖非孫氏後裔，我們還是花錢進去參觀一番，尊重這段傳承久遠的宗族過往。

宗祠後門緊挨一片明清老屋，一幢挨一幢，牆簷相連、廊屋相接，迷宮一般。陽光費勁地鑽過屋簷投射到天井，整片屋廊氤氳着江南老屋特有的味道，是青苔、老木、煙火……混雜一起的老味，親切又恍惚。一間老屋傳出老人的咳嗽聲，大門口碰到一位中年人，友善地笑笑，我問這是您家嗎？他說是啊，住了好多年了。

古鎮街巷由鵝卵石鋪築，歷經千年踩踏，石子光滑潤澤。牆面也是石子，斑駁古樸，很有畫面感。溪流穿鎮而過，河邊大樹橫斜，人們在河邊洗衣，古巷多了幾分靈動。

古鎮頗有老煙火。我們在一家餐館就餐，麵筋、牛骨、砂鍋神仙雞、豆腐……酒釀饅頭入口淡淡清甜，綿軟回甘。這兒還有一份小眾特色——隔壁上官鄉是羽毛球拍之鄉，連帶龍門古鎮街上也隨處可見球拍小店。遊人中，年長的手裏提幾大袋酒釀饅頭，球拍店前多是年輕人……

富春山水，果然適隱。可隱於一山一水一畫一詩，可隱於尋常生活，一飯一茶。

◀富陽龍門古鎮。 作者供圖



登香港綠蛋島記(上)



HK人與事 辜雨晴

從西貢相思灣下水，是清早的事。灣很靜，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呼吸。我把獨木舟推到水邊，槳擱在船裏，人先坐穩了，然後輕輕一擡——岸便退開了。起初還能看見灘上的碎石，漸漸地，水渾了，又清了，清得能瞧見底下的沙紋。船走得不快，我也不急；槳起槳落，全憑着一股閒散的力氣。海面上沒有風，只有船頭切開水面時發出的「嘩——嘩——」聲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，又像鐘擺。回頭看，相思灣的樹影已經縮成一道墨綠的線，再往前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天、水，和遠處浮着的一個小小的點——那就是綠蛋島了。

我向來覺得，香港的山水是不肯輕易示人的。你要見它，須得自己走過去；坐車不行，坐船也不行，非得用些力氣，出些汗，它才肯把真面目露給你。划獨木舟便是這樣。四十分鐘的光景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夠你把心思都沉靜下來，也夠你把

一身的塵囂都洗去。槳在水裏一起一落，像在翻閱一本無字的書。翻到一半的時候，相思灣的小樓已經消失在身後，而前方那隻「荷包蛋」卻漸漸地大了、圓了、綠了。此島中央是一團濃得化不開的青翠，四周鑲着一圈乳白的岩石，硬生生從大藍海裏隔出來一汪小碧灣。島嶼的內灣是碧汪汪的海水——一層一層地鋪開去，淡青、淺藍、蔚藍、深藍，直鋪到天盡頭；而另一邊則是湛藍湛藍，一望不見底的深藍。站在島嶼上往兩側看，往左是碧綠，往右是深藍，美不勝收！我停下槳，任船在海面上悠悠地蕩着。四下裏沒有聲



◀香港綠蛋島。 資料圖片

紅，有的灰褐，像翻開的書頁，又像老人的掌紋。我蹲下來摸了摸，涼涼的，糙糙的，心裏忽然生出一種敬畏來。一億年，那是多麼漫長的時光！我們活了幾十年，便覺得了不起了，可在這石頭面前，連一瞬都算不上。古人說「滄海桑田」，原來不是空話。香港的這片海、這座島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。站在這兒，就像站在了時間的起點上。

潮退得再深些，島與岸之間便露出了一條沙堤。我脫了鞋，赤腳走過去。沙是細的，軟軟的，踩上去像踩在綢緞上。海水剛退，沙地上還留着淺淺的水窪，映着日光，亮閃閃的。有幾個年輕人正在那邊浮潛，其中一個女孩忽然從水裏探出頭來，滿臉的驚喜：「有小丑魚！就在珊瑚邊上！」她說着，又一頭扎了下去。我看着她，不由得笑了。這樣的喜悅，是裝不出來的，也是買不來的。香港人平日忙忙碌碌，難得有這般的閒情；可一旦有了，便格外地真，格外地誠。這海、這魚、這珊瑚，都是大自然送給他們的禮物，而他們，也真心地愛着這份禮物。